

春来野菜香味浓

◎ 张福禄

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立春过后，麦田埂上、麦垄间的野菜好像听到季节的召唤，开始从土里钻出来。只十几天的时间，野菜便绿油油的，让人看了心里痒痒的，忍不住用手撩拨着嫩叶，既生爱恋，又有一饱口福的冲动。

进入雨水节气后，田间的野菜越来越多，挖野菜的人也多了起来。人们或手拎方便袋，或挎着小篮子，说笑着走在通往田间的小路上。这时的野菜，样子还很小巧，不像夏秋季节的野菜，

肥肥大大的一团。而且它们很调皮，像一群乱跑的孩童在麦地里和你捉迷藏，让你焦虑，让你惊喜——有时走几十步碰不到一棵，有时又突然会在你眼前冒出几棵或一片，让你失望的心情顿时变得兴奋起来。人们小心翼翼地挖着野菜，一只手捏住菜叶，一只手拿着小铲将野菜从根部铲下，轻轻抖掉泥土，再放入篮子里。大家都怕弄伤或弄掉野菜的叶子，感觉伤了叶子的野菜就不完美了，让人看了心里不舒服。

我的工作单位紧邻麦田，以前每到春天，与妻子、儿子一块儿带上小铲和方便袋去挖野菜，将那份积攒了一年的思念在麦田中释放，成为我生活中的一大乐事。风筝在麦田上空飞翔，时而有几只燕子

在眼前掠过，春天的田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，让人感到无比舒畅。我们在田间不停地寻觅着，荠菜、

面条菜、米蒿……野菜的种类很多，只要是能食用的，

我统统放入方便袋。“爸爸，这棵野菜能吃吗？”

“妈，这里有一片野菜！”很少到田间来

玩的儿子很兴奋，一边寻找野菜，一边叫喊着。两三个小时后，野菜

便装满了一方

便袋。我随手拿起一棵野菜，挑一片嫩绿的叶子搭在牙齿上一咬，一股凉丝丝的清香混着甜味溢满齿颊。回到家，摘掉野菜的老叶、根须，然后将野菜洗净、沥干水分。母亲在野菜上撒上一些面粉、盐，放在锅铲子上蒸。野菜蒸好冷凉后，拌上蒜泥、香油等作料，吃起来既鲜美又养生。

野菜的吃法有很多。可以用水焯一下拌着吃，可以做烩锅面条，还可以做成饺子馅儿、野菜馒头、野菜炒饭等，无论哪种吃法，都让人百吃不厌。

我祖母在世时曾说，野菜是净肠草，能把一年来肠胃中不干净的东西清理掉。每年的春季，祖母都要吃几次野菜，一直到95岁去世前还在坚持。祖母没有上过学，说不出野菜中含有的营养成分、药用价值，只知道它对身体好。人们吃野菜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作为纯天然绿色食品，含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营养成分，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对健康大有裨益。比如荠菜，不但营养价值高、味美，还有促进消化、缓解夜盲症、抗凝血、降血压等药用价值。

野菜的魅力在于其寄托的浓浓乡情和散发的淡淡野味，常常勾起游子对故乡的思念、对儿时的怀念、对大自然的热爱。如今，有了人工种植的野菜，一年四季，什么时候都可以一饱口福，只是没有了挖野菜的那份乐趣，也没有了那种期盼和愉悦。

背影

◎ 殷霖峰

云避于山头而无法觅，岁从于流年而无所适。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我发现我们只能越来越多地看到一些人的背影。此文与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自是难以比拟，我所表达的，只是自己在深夜里的一些感悟。

幼时曾阅读过一篇文章，题目早已忘记了，只记得讲述的内容大概是想让老一辈人慢些走，年轻人在老一辈人的背影中一步步成长起来。那时，看着爷爷推着自行车前进的身躯，我便想，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在爷爷的背影中长大的，岁月的年轮推着我们长大、变老，直至死亡，在这过程中，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背影。

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时，无论是医生，还是他的父母、爷爷、奶奶，都对他笑脸相迎。童年时光，见到的也多是玩伴的笑颜，正面远远多于背影。

长大后，没人能抓住时间的尾巴，把岁月拉回来一分一秒，与亲人、朋友分别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分别的时间也越来越长，从天天，到周周，再到岁岁年年。我记住的，也多是身边人的背影。我记得坐在车后座一位朋友的背影，我们一路欢声笑语，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；我记得父母在家中的背影，他们为了柴米油盐、为了孩子辛勤奔波；我还记得老一辈慈祥 and 关怀的伛偻背影，他们讲述从心所欲的豁达人生哲理，谆谆教导中寄托着对小辈们的亲切关怀。对于这一个个背影，我感悟颇深。

沉默的背影，夹杂着无限的思念，思念他乡的学子、戍边的战士、远方的爱人。在纷杂的背影中，有悲欢离合、阴晴圆缺。沉默的背影，夹杂着无限的期望。在一代又一代前辈的背影中，一代又一代后辈成长起来，在大千世界中登上缤纷的舞台。背影万千，思绪绵绵。

月色朦胧，唯我思绪万千。一个个背影在我脑海中闪过，耳边传来阵阵风声，树叶摩挲着地面，隐隐约约似一道道背影在我眼前浮现。我难以入眠，感慨万千，遂作一篇《背影》用以感怀。

母亲的炒豆

◎ 宋海平

农历二月初二，不少地方喜称“龙抬头”，有些地方还称“龙头节”“春龙节”“春耕节”等。这一天，在我的家乡阳谷县郭屯镇，男女老少都要理发，称为“剃龙头”，希冀鸿运当头。这一天还要吃炒豆，炒熟后的豆子酷似开花的金豆，寓意“金豆开花，五谷丰登”。

每到二月二这一天，我都会想起儿时母亲做的炒豆。记忆中，母亲做炒豆要经过几道烦琐程序，做熟后的炒豆色美、味佳，让人吃了还想吃。

母亲提前两天就筛选出饱满的豆子，放到一个大陶瓷盆里，再倒满水。豆子浸泡膨胀后，把水倒出，在豆子上面均匀地撒上细盐，等到豆子完全吸收盐分，有了淡淡的味道后，再把它们倒入一个筛箩里，摊均匀，晾晒半天。

二月二这一天，天空刚泛起鱼肚白，母亲就起床了。她往锅里倒入适量的豆油，烧至沸腾，再把腌制好的豆子慢慢倒入锅内，然后手拿锅铲，快速搅动豆子，炒三五分钟后，将大火慢慢降至中火。均匀受热的豆子，水分完全蒸发掉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。等豆子出现纵横交错的细小裂纹，颜色变至暗黄，就完全熟透了。母亲用笊篱捞出豆子，放入盆里慢慢散热。我没等豆子变凉，便迫不及待地将口中塞了一把，爽口、酥脆、满口生香。

母亲一刻也不停歇，又在院子里忙碌起来，将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她找到一根坚

韧的树枝，在院子里几处宽敞、亮堂的地方认真地画起了“粮仓”。一根小小的树枝，在母亲灵巧的手里变得出神入化，不一会儿，几个大小不一、形象逼真的粮仓就完成了。母亲又在“粮仓”的中心挖了一个小小的浅坑，把一小把玉米、小麦、豆子、高粱、小米、大米混合在一起放入里面，用土埋上，再压实。母亲说：“期盼今年有个好收成，大囤满，小囤流，打的粮食吃不完。”我和哥哥一边吃着炒豆，一边好奇地看着母亲的杰作。院子里有两棵高大挺拔的老榆树，疏疏密密的枝条在风中摇曳，与母亲的“粮仓”互相映衬，勾勒出一幅明朗、柔和的图画。我和哥哥怀着满满的愉悦感，互相追逐打闹着，欢笑声在院子里飘荡。

在家吃完香喷喷的炒豆，我又装了满满一衣兜，到大街上和小伙伴们相互交换着品尝。每个人的炒豆口感不一。为了得到更多炒豆，我们玩起了“剪子包袱锤”的游戏。弯腰、跺地，瞪大眼睛看着对方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最后谁得到的炒豆最多，谁就是最大的赢家。玩够了回到家，母亲已做好丰盛的午餐：荠菜肉水饺、油炸糕、白煮鸡蛋、凉拌菠菜，芳香四溢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：二月二日新雨晴，草芽菜甲一时生。轻衫细马春年少，十字津头一字行。今年的二月二，我吃炒豆、理发、到郊外游春赏景，又找到了儿时的感觉。